



马婆正传

□ 张鸣跃

马婆出名之前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小区里还有个马婆。她住在小区最角落的一间老屋里，男人是捡垃圾的，有个憨儿子快三十岁了还没工作，更没娶妻，她出门见只小狗都会吓得缩着脖子后退。

两年前，马婆的男人死了。马婆像突然变了一个人。她继承了男人的事业，去捡垃圾。说来也怪，从没捡过垃圾的她一下子就找到了一堆宝贝——派出所内刚没收的一大堆赃物古董。看管人上前制止，马婆理也不理，看管人就推打马婆。马婆哭叫着满地打滚，要死要活，叫声惊动了整个社区。所长出来了，马婆站起来就撞墙，一下就撞破了头！奇怪的是，最后竟是派出所所长给了马婆一些钱，说了不少好话，马婆才“收回营”。

马婆就这样一闹成名，谁也不敢惹她，谁要是得罪了她，她先打听其家在哪儿，然后带上刀和砧板，去人家门口又刺又骂，闹上几天几夜，没人管就解气了才回家；有人管那正好，不“死”个七八回不走！当然，她从没去平民百姓家闹过，闹的都是厉害角色。

人出名也有好处，马婆这样捡垃圾来钱也多了，马婆于是给憨儿子说了个媳妇，也有点憨，听说花了不少钱。人们都说，这媳妇要倒霉了，这恶婆子能要了媳妇的小命！

谁也没想到，自从媳妇进门，马婆又变回从前了，走路低头，见人就躲，躲不开就害羞地笑笑。更奇怪的是，在家里，马婆一直受那像媳妇的欺负。那媳妇傻得刁钻，爱吃爱睡不讲理，动不动就撒泼大闹。问题是马婆的恶性没了，可就惨了，隔三差五被媳妇打得抱头跑出来。

不久，媳妇怀孕了。马婆很高兴，一日三餐做好吃的端到媳妇床前，小心翼翼地问：这汤好不好喝？鱼要不要放点盐？媳妇低头只管吃，满意了便不吭声，不满意就摔碗打人。有邻居看到这样一幕：马婆做好了饭，给媳妇端上去时，媳妇嫌她走路慢，使劲一推。她往后就倒，饭碗碎了，碎片扎在她手上，流着血，她还笑：“别生气，别动了胎气……”

那天，几个女人去马婆家，为了给她讨个公道，先是教她的儿子打媳妇，儿子不敢，媳妇倒被吓住了，哭。马婆不承情，大骂来者。她说：“媳妇是自家人，讲什么理！”媳妇跪下认错了：“娘，我不傻，我是怕你欺负我，我听说你从前太厉害了……”马婆笑了，哭了，搂住媳妇说：“傻孩子，日子能过得去，谁想做恶人……”

人们走后，媳妇问马婆：“娘，你一下子变恶了，又一下子变好了？”马婆流泪道：“你爹是被恶人打伤，告状不赢，活活气死的。你进门那阵子，那几个恶人全被派出所抓起来了，后来被判刑了……”媳妇抹泪道：“我全明白了！”



仁伟 绘

李四退休了。李四退休前是县里的一把手。

李四在任时，工作繁忙，虽然住的是高档小区，每天有小车接送，但到底不是平常人，也就少了平常人的闲情逸致。

退休之后，李四买了一辆自行车，三天两头骑着自行车在城里闲逛。

李四骑着自行车，早出晚归，好不自在，按时下流行的说法，这叫低碳生活。李四奇怪，以前咋就体会不到城里的美呢？城里逛够了，李四的目标就转向周边的农村。李四是农民的儿子，距离市区十多里的董沟村就是李四的老家，只不过李四当上干部后，他的一些亲戚也相继在城里找工作安了家，老家已没有亲人了。

这天，李四骑着自行车重返故里，要寻找童年乡间生活的乐趣。

一路骑下去，李四已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激情与新鲜感。花儿一样美丽的城市远去，扑鼻而来的是熏天臭气。董



尴尬

□ 刘红勤

这天，应新任处长小孙的邀请，我去一个下属单位参加一个现场会。

同行40多人，为方便起见，局里安排了一辆大客车和一辆本田轿车。一出发，我便被请到了本田车上。车行不远，空调坏了，司机只好打开车窗。幸亏上午气温还不是很高，自然风一吹，倒不是很热。然而，由于沿途修路，塞车严重，汽车在路上走走停停，整整一上午只跑了百十公里。

我本来不愿坐本田，可司机说，这是孙处长亲自交代的，说我是老处长，又是长辈，德高望重，坐小车自然非我莫属。就这样，孙处长带队坐大客车，我坐小车。

我当然知道，坐本田并不比坐大客车舒服，何况没有空调，可这是一种待遇。

上午好不容易挺过去了。中午，我匆匆扒下几口饭后，趁没人注意，早早地溜进大客车，坐到最后一排座位上，心想，下午再也不能呆在那鬼本田车里受罪了。

午饭过后，车又要开了，孙处长和两名会务人员四处找我，找遍了附近的商店和摊点，连厕所里都找了。

正当他们三人急得满头大汗时，客车上有人叫了起来：“老处长在这儿哪！”

这时，车上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你怎么坐这儿啊，老处长？”

我本想伏在前排靠背上装睡混过去，谁知混不过去，只好说：“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随便坐吧！”可车上的人不由分说，推的推，拉的拉，硬是把我重新拉上了本田。

就这样，本田又上路了。午后的日头，比上午更厉害。本田尾随着望不到头的车队在“爬行”。三伏天的日头像火，烤得马路流油。我身上那件200多元的真丝绸上衣已经全部湿透；胯下，阵阵热浪袭来，裤裆里也湿漉漉的。

此时，我坐在这没有空调的本田上，领受着下属们的“心意”，真是哭笑不得。

寻找童年

□ 李志杰

沟村近了，道路两边堆满了垃圾，沟里流淌着的是黑色的液体。怎么会这样呢？

其实，每年李四都会到周边的农村视察工作，那些乡村的干部多热情啊，由他们带路，李四看到的是整齐的沟渠、清澈的小河，典雅的乡间别墅。那时候，李四还想，要是将来退休了，就在乡间买一座小屋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，那就叫美哩！

李四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冷不防与对面的一辆自行车撞上了。

眼睛长哪儿了？与他相撞的那位老人爬起来，拍拍屁股骂道。

对不起，走神了，李四也慢腾腾地爬起来。

你不是李书记吗？老人惊呼道，我是董小五啊，你的老邻居董小五啊。

果真是董小五？

可不是嘛，老喽。李书记比电视上看年轻啊！怎么骑车下乡？

退休了，到乡下转转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

董小五要带李四到他家坐坐，李四说不必了，他就想转转，寻找童年的乐趣。

董小五带李四来到村里的小河边。两人回忆着童年往事，这条小河盛了多少小时的欢乐啊。每到夏天，他们一群小伙伴就光着屁股在河里扎猛子、打水漂……最有趣的是捉鱼套虾。

记得有一次，李四与董小五他们在河边的浅滩上摸鱼，李四摸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，兴奋得大叫起来，大鱼！大鱼！待出水一看，是一只癞蛤蟆……谈起这些趣事，李四与董小五相对大笑起来。可惜啊，董小五叹息道，现在河里连一只虾

米也没有啊。这水早就臭了，谁还敢下河！怎么会这样呢？李四陷入沉思……

还记得咱小时候套虾的事吗？董小五打断了李四的沉思。那时河里的大青虾真多啊。李四记得，每天母亲下河淘米洗菜时，他就取出“虾套”与母亲一起来到河边套虾。“虾套”的做法很简单，一根铁丝的一头系一根猪鬃，猪鬃绕一个圈儿，打一个活结。发现藏在水草中觅食的大青虾时，将“虾套”从虾尾开始，小心向前移，猛地向上一提，大青虾就被套住了。套到五六只便拿回家洗净，搁在碗里，放点儿盐和水，与米饭一起蒸，那是鲜美的一道菜啊。

董小五说，大青虾在乡下已见不到了，不过最近他倒发现一个套虾的好去处，他今天就是去套虾的，不想还没出村就遇到了李四。李四来了兴趣，走，带我套虾去！那地方远着哩，在老哥家吃个便饭再去吧。好啊，我正想吃顿农家饭呢。

吃完饭，董小五与李四一前一后骑着自行车出发了。李四觉得这路是越来越眼熟了，就问，咱这是去哪儿啊？董小五说，城里啊。

到了，到了。董小五兴奋得像小孩。李四的心中却是五味杂陈。那是城中的一个人工湖，开挖有四五年了，也是李四亲自批的。湖水清澈见底，岸边杨柳依依。湖边已围了不少老人。董小五说，他们都是从乡下进城来寻找童年乐趣的。又套住一个！一个光着膀子、卷着裤管的老汉趴在湖边叫了起来。

李四的眼睛湿润了，他抬头望了望湖对岸。

他的家就在对岸的高档小区里。

一碗汤

□ 笑笑嘛



汤馆里，全是簇新的桌凳，男人仍觉得别扭。他已经好久没进过这种档次的小店了。

一对时尚的小青年也在喝汤，俩人竟然也不要了一碗汤。小姑娘撒着娇，要男孩子端碗喂她喝。俩人你一口我一口，嬉闹着。男人觉得有点反胃，想起了别墅里那个经常这样向他撒娇的年轻女人。

女人低声道：咱俩能不能再喝一碗汤？男人一愣，觉得女人有点矫情，但没反对。

汤上来了，女人先喝了一口，却没有品出汤的味道。女人看着男人说：你喝吧，多吃点肉！

男人看看女人，发现才40多岁的女人，已经有了很多白发，再看看桌上飘着热气的汤，终究没有喝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你自己吃吧。男人说罢，逃也似的跑出汤馆，钻进轿车，一溜烟就不见了，剩下女人在汤馆里呆坐着。

旁边桌上那对小青年，似乎起了什么口角，小姑娘突然抓起包，飞也似的冲出汤馆。男孩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，叫道：老板，上一瓶酒、两个凉菜。

女人看着，心里叹道：不能再喝一碗汤的人，散了也就散了吧。她慢慢喝完汤，微笑着走出汤馆。